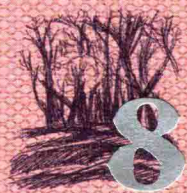


CHEN GUO KAI WEN JI

陳國凱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陳國凱文集 ⑧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国凯文集:全10册/陈国凯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8961-1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5176号

责任编辑 胡玉萍

装帧设计 何婷

责任印制 李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数 3642千字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52.875 插页 40

印数 1—2000

版次 2012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02-008961-1

定价 420.00元

目 录

文坛漫步	1
言简意深	103
世态人情	137
蓦然回首	217
得失寸心知	277
生活在流转	319
人生小景	429

文坛漫步

目 录

萧殷同志二三事	5
痛悼萧殷	11
文人品格	16
忆秦牧	18
痛悼亡友谭学良	20
欧阳山和《一代风流》	24
与蒋子龙的神交与心交	27
文坛高士秦兆阳	33
我眼中的汪曾祺	37
当代高才李国文	41
吴有恒印象	44
怀念杨于华	49
编辑家龙世辉	52
壮哉杨黎光	59
韩笑印象	63
诤友竹林	66
作家和口才	69
李士非和文学青年	71

杨干华和《作品》	73
也谈评奖	78
程贤章的创作现象	81
他们正年轻——小记郭小东和陈剑晖	85
独上层楼——李兰妮和《他们想干什么》	88
友人弘征	92
女画家黄菊芬	94
夜读高风	96
编创兼工精于勤	99

萧殷同志二三事

萧殷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长期以来，从事培养文学青年的工作。我从六十年代起，就得到他的关怀、培养、教育。他对文学青年的关怀爱护之情，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我是一九六二年认识萧殷同志的。那时，我是工厂里的工人，业余时间学习摇摇笔杆子，写的东西是很粗劣的。一九六二年，我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部长下棋》。后来，作协广东分会的同志转告我：萧殷同志捎来口信要见见我。当时萧殷同志担任《作品》的主编，身体不好，忙得很。我是大城市里的乡巴佬，从来没有主动去求见过任何一个老作家，当我得知萧殷同志看了我的一篇小文要见我的时候，颇感意外。

来到萧殷家，门开处，出现了一位穿着十分朴素的清瘦长者，一头浓密的黑发，略显尖削的脸孔，挺慈和。这和我想象中的萧殷不一样。我看过他的一些文章，笔锋锐利。我原来设想，萧殷可能是挺厉害的人，文艺理论家似乎比一般的作家更可怕，在他面前说话都得当心点。我曾经看见过一个作家，名字并不响，可是派头却够吓人的。这个萧殷会不会挺吓人呢？

但是，出现在我面前的萧殷，太平凡了，平凡得和普通人没有两样。他亲自给我斟茶，接着便用他那温和缓慢的声调和我谈话，亲切得很，几句话便解除了我内心的拘谨。在这位温厚的长者面前，我觉得我这个小字辈也有发言权了。

萧殷十分健谈,但是他说话没有那种居高临下教训人的腔调。他详细地询问了我的情况;谈到《部长下棋》这篇小说的优点和不足;问我读了哪些书;谈到中国古典的优秀小说《三言》《两拍》,谈到契诃夫……当他知道我对契诃夫的小说读得很少时,他一再劝我,要认真读读契诃夫的小说。他谈到文学创作的艰苦,谈到如何深入生活,观察人等等问题。老人的话语,像高山流水,流进我幼稚的心田,但是他说话,又没有半点强加于人的意思。

从他家里出来,我心中的结论是:这老人挺好,比我厂里有些师傅的脾气还好。也纠正了我过去认为名家一定会摆架子的偏见。

热情、质朴、谦虚——是萧殷给我的第一印象。

“史无前例”的年头,萧殷和许多老作家,被列入“横扫”之列,那灾难深重的生活就不必去形诸笔墨了。

当林彪演完他那卑鄙肮脏的一幕,折戟沉沙去后,老作家萧殷也从类似“集中营”式的干校回来了。一九七二年的一天,我和一位同志去看望他。进门一看,我呆住了。这是很狭窄的单间,大概只有十个平方米。里面放着两张单人床,填满了屋里绝大部分空间,没有一张书台,萧殷在狭窄的走道上—张小板凳上坐着,把单人床当做书台,上面放着稿纸在进行工作。他的身体相当虚弱,肺气肿很严重。我们感慨万端地谈着。这时,我才知道,萧殷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前关心过我——关心过一个普通的工人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当做一条“罪状”,说他培养“黑苗子”(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当做所谓“黑秀才”批判)。后来还得知,萧殷因为过去辅导过王蒙的《青春万岁》一书的写作,后来王蒙被划了右派,萧殷又在与人聊天时说过王蒙很有才气之类的话,也被列为“罪状”。在一次批斗会上,某大学学府的一位“为人师表”者,当头就兜了萧殷一拳……可见,我们中国有些斯文人并不斯文。

当我知道萧殷老人为我这无名小卒受过罪时，心头百感交集。

我的眼光落到他床上的一大沓稿子上，问他在写什么。他说，他正在看一本业余作者的长篇原稿。他缓慢地说：“年纪老了，身体也很差，但是总得做点工作。”

我望着那沓业余作者的长篇文稿，心想，萧殷做了半辈子辅导文学青年的工作，从干校回来不久，又坐在小板凳上弯腰曲背地给业余作者看稿子了。他哪来的这股干劲？我不禁想起了一首古诗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如果再来一次“横扫”，萧殷对业余作者的热情准又得招灾了。

果不其然。后来广东省文艺创作室在某县城办了个创作学习班，萧殷风尘仆仆地赶到那里去给青年作者讲授创作经验，一个患肺气肿的老人，喘着气讲了老半天。但是他讲话时太“不识时势”了。他不提当时风靡文坛的江氏“三字经”，却在讲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之类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老人是把心掏给那些青年业余作者的。但是会议结束，有位业余作者，却上书“四人帮”的“中央”，告了萧殷一状，后来，“批林批孔”开始，此人还到省文艺创作室的会堂里贴了萧殷的大字报，无非是说萧殷和“旗手”的“样板路线”唱反调之类。萧殷因此又列入当时内部的黑名单中，此人后来被提升为县委宣传部的副部长。

可见，有些青年业余作者的心并不“年轻”，“成熟”得很呢！倒是老作家萧殷的心太年轻了。

出了这样的事之后，萧殷还给不给青年作者看稿子呢？看！在他门庭冷落的年头，我常常去他家，还经常看见他给业余作者看稿子，提意见。他对我说：“青年人大部分是好的。那些过桥抽板的青年人毕竟是少数。”

就在“批林批孔”甚嚣尘上的年头，这位不安于寂寞的老人已

经在着手搞他的《创作论》。计划很大，光是题目就有一百多条。他说要利用有生之年，把《创作论》写出来，奉献给青年读者，希望对文学青年的成长有点帮助。据我所知，他一向对“三突出”这类“创作原则”是嗤之以鼻的。鉴于当时的形势，我问他：“你这样写下去，能出版吗？”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不管怎样，我得写下去。我想，总有一天能出版的。”老人的情绪激动起来，“只要我把这《创作论》全部写出来，我就死也瞑目了……”说到这里，他声调都变了。

这就是萧殷——骨瘦如柴然而又是心里燃着一团火的萧殷。

可惜的是，由于当时政治气候的恶劣，萧殷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有几次，他简直是从“鬼门关”里挽救过来。从他目前的健康情况看来，他那规模宏大的《创作论》不一定能如愿完成了。

近年来，萧殷多次因身患沉疴住进医院。在这个病人的床头，可以看到一个特殊的现象：在摆着药瓶的台面上，在床头，总放着青年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信稿。他只要精神稍好些，又在给人看稿子了。住院部的医生常这样说：“萧殷的办公室搬到医院里来了。”

一九八〇年春，我和萧殷一起在广东新会县中医院住院。一间病房，两个床位，没有台子，只有一个小床头柜放药瓶。我们住进去之后，萧殷没有先问问如何医病，倒先向医院负责人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给他弄一张书台？如果没有书台，就是给他弄一块木板支起来，弄一张小板凳也行，反正得有个地方写字。医院负责人半开玩笑地说：“萧殷，你是来医病还是来办公呢？”医生警告他：“萧殷，你这个身体，已经不能再写东西了。”是在萧殷执意要求下，医院终于给他弄来一张茶几。没有小板凳，他就把方凳放倒，上面放一块木板。然后从皮包里掏出许多读者来信和业余作者的稿子来，那么一大包，把我吓了一跳，我心想：他是来治病呀，还是

来这里成立编辑部呢？

我和他一起住院二十多天，我看他基本上没有很好地休息过，那么多的信稿要处理，他做得十分仔细认真。青年文学爱好者的来信提了那么多的问题，他常常就坐在用木板搁起来的凳上，摘录读者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有时读完一些稿子之后写回信，写着写着，一口痰涌上来，又在喘，喘半天，我看着都难受，劝他不要搞了。但是他喘平气之后，又忙起来了。

我心头纳闷：是什么精神支撑着这个衰弱的身体进行不知疲倦的劳动呢？这大概是对事业、对文学青年的深切的爱吧。

萧殷对青年作者热心的程度从下面一件趣事中很生动地表现出来：萧殷忙于事业，对儿女的事管得很少。有一天，他儿子的女朋友上门来，上门之后，总得见见男方的父母。萧殷看见一位女青年，以为是来找他的业余作者，就热情地问长问短，问她读了什么书，学习写作上应该注意些什么，老人讲得来劲了，给她介绍某位业余作者是怎样学习写作的，还讲了一些小说的人物、故事、构思……在热情的老人面前，这姑娘不知所云，带她来的介绍人也满头雾水。大家就这样坐着听老人讲文艺创作方面的经验之谈。谈了半天，客人告辞了。萧殷送她们到门口。客人一走，萧殷的老伴——女作家陶萍才有点生气地告诉他：“你当她是谁？她不是来学写作的，她是泉泉的女朋友！”

萧殷一听，愣住了：“唉！你为啥不早说！”

有人说：有些事业心很强的艺术家、科学家在生活小事上常常会表现出孩童式的天真。这话，恐怕是对的。

萧殷对文学青年很热情，但又是很严格的。他认为达不到发表水平的作品，不论他和你个人的关系多么熟，他照样不会给你介绍出去发表。甚至是他的朋友，他也是这样。在这点上，他是个很严格的老人。

他不轻易赞扬人，他对文坛上有时出现的那种乱吹乱捧之风颇为反感。他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有些青年作者，发表了那么几个短篇，就被捧到天上，还大谈其风格流派云云。这样无聊的捧场，不但害了青年作者，也败坏了文坛的风气。

十多年来，他是我尊敬的老师。他对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我写的习作，经他手刷下来的不少。发出去的作品，有几篇他认为还是“能读得下去”——仅此而已。和他长期接触中，他从来没有当面说过一句称赞我的话，更多的是对我思想上、创作上的引导，对我缺点的批评。

当我一篇幼稚的习作在小说评奖中获奖之后，我见了他，他半句不提这件事，却提醒我：“要很好地注意错别字，你的错别字太多了。”他这一提醒很重要，使我意识到，在文学创作上，自己还处在小学生的水平。

一九八一年

痛悼萧殷

萧殷同志逝世了！

恍如晴天霹雳，把我震呆了。

一股辛酸的感情如潮水般涌上心头，热泪迷糊了我的两眼，我突然感到异样的沉痛难过……

萧老，您走得太快了。七月间，我去医院看您，在病房里找您不见，后来才发现您是坐在轮椅上，让人推到大门口。您说，您需要新鲜的空气，需要阳光。您跟我讲了那么多的话，您说：您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您想出院归家……看见您精神颇好，我稍感安慰。在您逝世之前四天，我在外地，有位见过您的同志告诉我，您的精神还好，跟她说了很多话。谁知，您却匆匆走了！这茫茫的天地之间，哪里再寻找我的萧殷老师！

是萧殷同志把我这个普通工人引入文坛的。

我和萧殷老师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六二年。那时，我发表了一两篇小东西，我不敢企望卓有声誉的老作家萧殷会注意到我这无名小卒的习作。但有一天广东作协的同志通知我，说萧殷同志读了我的一篇小说，要见我。我怀着对权威人士的敬畏心理来到他家，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清瘦长者，说话缓慢温和，就像跟家里人聊天。他谈了很多，第一次见面，我就感受到：广东的老作家是很关心文学新苗成长的。

平和、亲切、坦率、热诚，对初学写作者不摆任何架子——这就

是文学青年的导师萧殷！

我和萧殷老师的交往在林彪灭亡之后逐渐多起来。一九七二年，萧殷老师从干校回来，我去看他，那时，他的居住条件极差。一间斗室一家人，连个书桌都没有。他把小床当做书桌，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工作。他比以前更清瘦了，头发也斑白了。看着他，我一阵心酸。朋友告诉我：萧殷老师因为推荐过我的习作，“文革”中也成为他的一条罪状——培养“黑苗子”。这就使我的心和老人更靠近了。

后来，他搬到梅花村的一幢小楼里。搬家不久，我去看他，新搬的房子总有些电器之类的东西失灵，我就插手帮他修修电器。平凡的劳动消除了我的拘谨。我发现萧殷老师很节俭，一根线头、一枚铁钉都舍不得扔掉，很像工厂里的某些老师傅。在劳动中，他给我递钳子、扶凳子，共同的劳动融洽了我们的感情。那时，他门庭冷落，客人很少，我便成为他家里的常客。到他家很随便，就像到工厂里的老师傅家串门那样。他看见我来，总是很高兴的。

当时无法谈文。我们经常在他冷清的庭院里海阔天空地说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对当时的时局而言。我们已经达到无话不谈的境界。有一次，他在我面前痛斥姚文元。他的老伴——陶萍老师听见都害怕了，走过来劝他：“你少说几句好不好？这些话传出去是要杀头的！”他不管，还在讲。这就是萧殷，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萧殷！

萧殷老师还经常谈起他在战争年代和延安时期的生活，讲得很动人。我慢慢体会到他的深意：他是在对我这涉世未深的青年工人进行教育哩。

几十年的文坛风云、沧桑世态、人海浮沉、花开花谢、月上星陨……他经历得太多，懂得太多了。他把一个人应该如何立身做人的道理都寓于笑谈之中。听他说话，得慢慢品味才品出个道理

来。那几年时间，我在他家里读了一本生活的大书，多少懂得一个人活着应该做些什么。

一九七四年的一天，我去看他。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大计划，准备写《创作论》，要把几十年从事文学工作——特别是辅导文学青年的心得体会都写出来，献给文学青年。计划很大，光题目就有一百多条。他的身体很虚弱，肺气肿很严重。我问他：“您写出来能出版么？”他沉默了一会儿，才缓慢地说：“不管怎样，我得写下去。我想，总有一天我的书会出版的。”

然而，周总理逝世之后，他身体越来越差，病情转深，被送进疗养院，终于搁了笔。

“四人帮”垮台之后，我接到萧殷老师的一封信，他在信上写道：

“……周总理逝世之后，我已灰心冷意，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盼能平静地度过残年，了此一生。‘四人帮’被粉碎后，仿佛得到第二次解放，心头的巨石已落下，为党多做工作的热情又燃烧起来，又计划写作《创作论》了。你听了一定也很高兴，只是现在疾病缠身，还不能动笔……”

不久，我去看望他，他已经伏在案前，抱病动笔写《创作论》了。

“四人帮”垮台之后，萧殷老师工作更忙了。他叫我动手写东西，写好之后交给他。凭着一股热情，我一口气写了几篇小说交给他。他却把这几篇东西全部“枪毙”了。他作为刊物的主编，并没有因为我们之间颇为深厚的师生情谊而“高抬贵手”。他看出我情绪很低落，便跟我进行长时间的谈心。指出这几篇东西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我思想没有从旧套子里跳出来，离开生活乱编。他向我阐明“我编刊物是只认文章不认人的。私交是一回事，文章又是一回事，我不会因私交而降低对作品的要求”。他举了一个例